

思菴野錄

關中叢書

思菴野錄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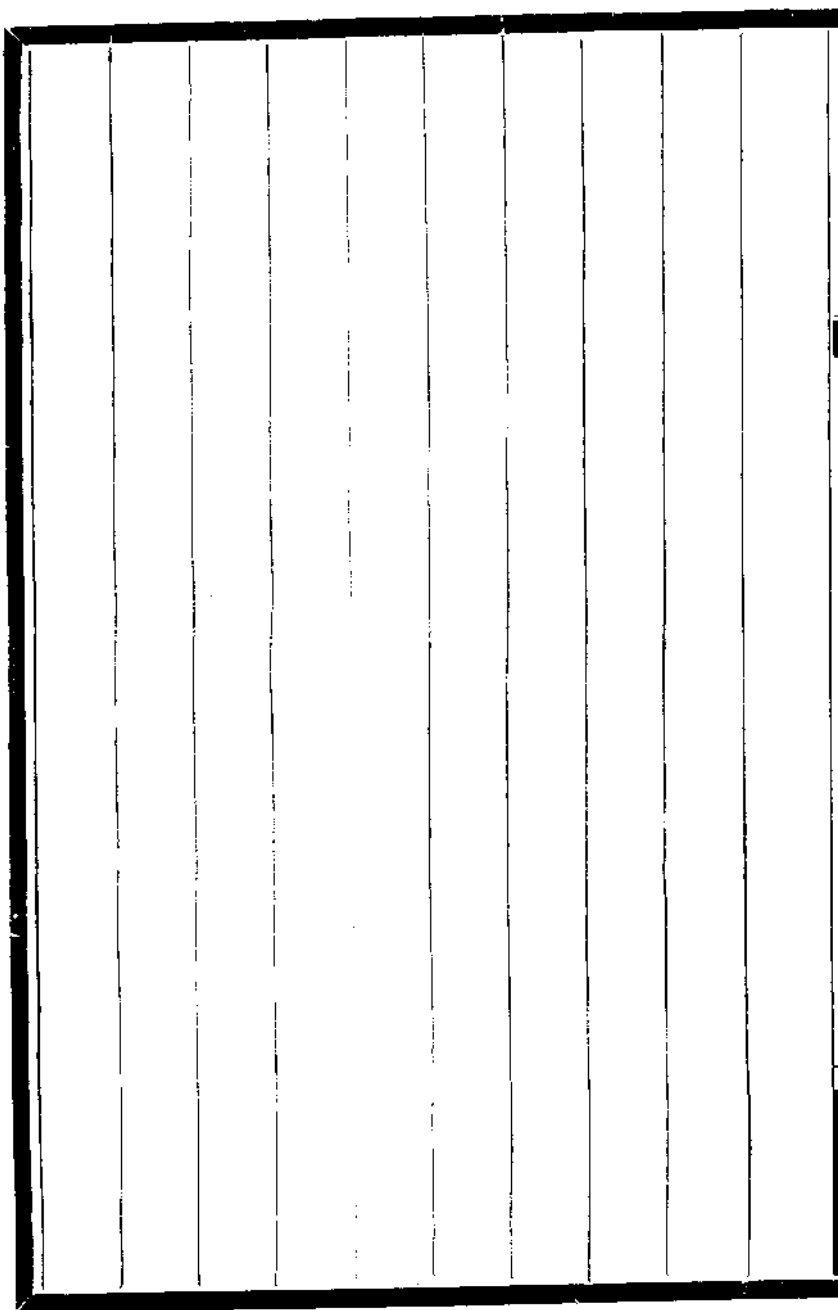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我夫子生周末欲從先進夫先進當時所謂野人者夫子意禮失而求之野云爾思菴先生筆記曰野錄者果野人乎哉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卽一起居食息之微該而存焉今所謂先進也嘗與馮仲好先生追思關中大儒曰橫渠之後有呂仲木氏而仲好先生曰呂先生曾師思菴薛公薛公當時有周廷芳先生者戍蘭州先生察其學淵源伊洛遂師事之衆爭異之先生服勤有加後周求父客死於外不知所往先生語及輒泣下其慕學如此大司馬翼明張公公彌甥也述先生自爲諸生方正嚴肅諸生多嚴事

之貢入太學太學諸生成曰關西又生一橫渠矣守應州刺金華慕古爲政兩郡人尸祝之至於爲文驅虎而虎斃逐狐而狐滅祝井而井泉冽此皆至德通於神明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夫世儒爲詬病者大都其說洸洋使人之聞也驚而稽其行與所言大相背刺若先生謂篤信好學者非耶近世儒好言心野錄數千言反覆參究曰堯此心桀亦此心只是幾不審曰學者切須先識得心方好着力曰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曰立命者還自盡心上來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知天便知命之所以然脩身以充此心不貳以守此心命於是立豈在天而不

在我哉言甚辨但今之學主於一切放下先生主於收斂
謹嚴由一切放下心體未透卽流於猖狂由收斂謹嚴雖
未必心融神解然不失先儒矩矱而可以挽末流開來學
此仲好先生思欲傳先生錄命予引其端亦從先進深思
也予深山野人三復斯錄能無啓予嗟乎先生精光沉含
百餘年今始昭明魯有君子詎不信夫

天啓癸亥歲冬月吉日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
子少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部左侍郎侍經筵
在告吉水鄒元標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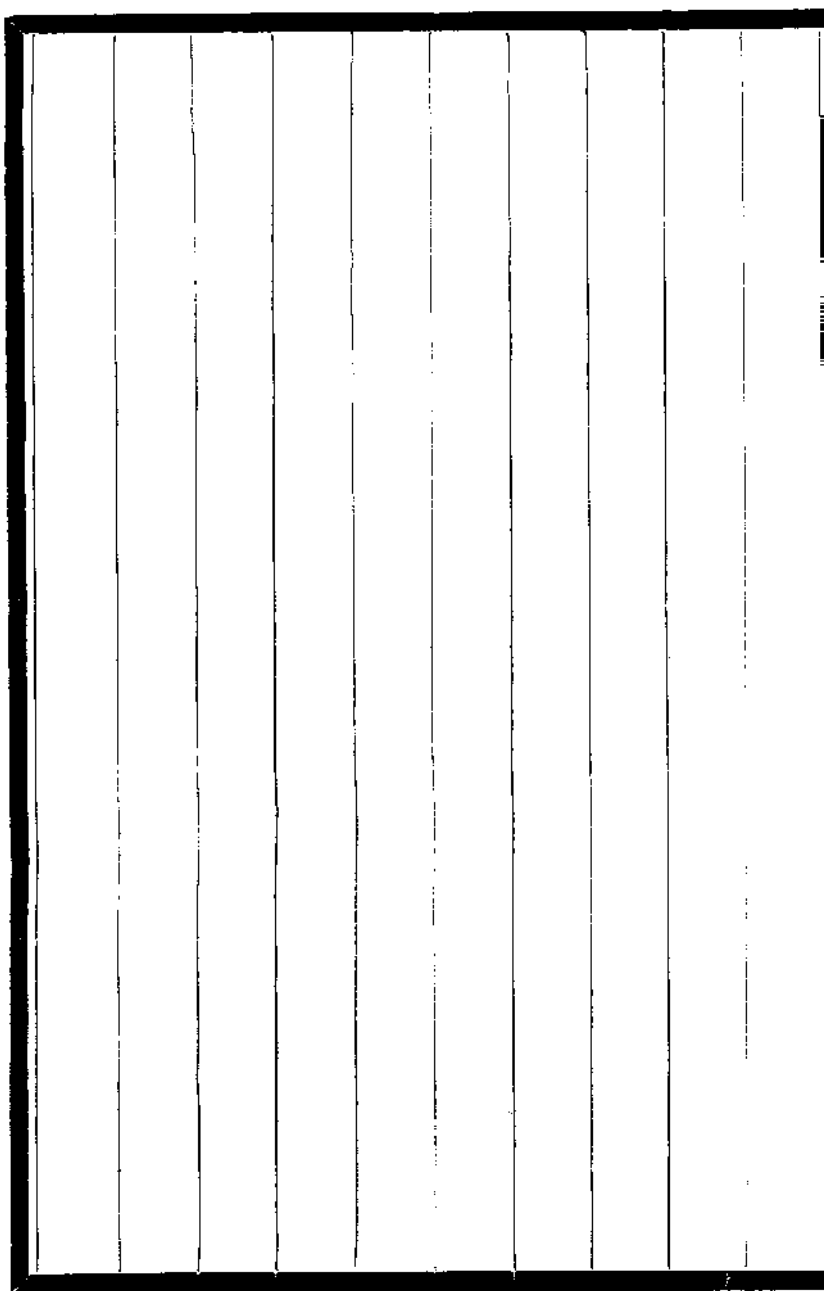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野錄者思菴薛先生探索聖蘊從事博文有得則筆而自識者也嘉靖間祖學孫氏已刻於蜀而傳未廣也萬歷中六世孫庠彥楹思宏祖美合先生行實而並刻之問序於我我惟道脈之傳寄於賢哲也猶元化之主宰於宇宙也不可間也故每數百年天必生哲人以發揮之蓋自奎星五聚大儒四興由宋而來亦將幾百歲矣是天之有意于文明時也以故成宏嘉隆歷有聞人河東若薛文清氏關西若呂文簡氏南海若陳白沙氏各有著述以名海內而思菴先生則並興於渭上者也今考其錄大而持載覆幬

細而三千三百幽而造化鬼神明而綱常政事靡不精思而明辨之至於養心之說更□□不置豈非博學詳說以求至約邪視世之深造未加大本未立大學格物中庸至誠曾未一造其藩籬乍見良知便指爲聖甚者九千仲尼七十曰仁直自負爲千古無前之人豪安得不惑人心而亂正道也其誠僞何霄壤也故稽其素履于鄉黨平易近民油油然與之言而不厭其言也於成均名行著稱謫謫然與共學而不倦其誨也比施於有政尤得民心守州則應州化貳府則金華孚名豈虛立人豈虛附哉迨其沒也邑人稱之祀于邑省人稱之祀于省是不庶幾沒世不忘

哉斯可以觀先生學之有本誠之動物矣昔孟子論人以
楊墨能距者爲聖人之徒當此良知橫行之時先生卓有
眞識而切切然緣博求約宛然聖功家法非聖人之徒而
能若是與有志希聖者循先生之錄尋先生之志其亦可
優入聖域哉

萬歷歲在戊申夏賜進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
吏部尙書食進一級俸侍經筵在告頻陽疊山千仞洞主
人立山孫丕揚撰



薛思菴先生野錄序

明興當成宏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眞儒於斯爲盛
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爲宗旨以求靜
力行爲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
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
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一要
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
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
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
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三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

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跼而求教步趨唯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

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元孫張翼明兵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萬曆歲在庚戌春三月之吉賜進士文林郎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長安後學馮從吾撰

思菴野錄序

道學之名古無有也蓋自濂洛諸儒得不傳之緒于遺經而筆之于書以詔後世故士之志于道德者無不宗之而亦各以所得之淺深修于身行于家達于國以自見于世三綱賴之而不晦九疇賴之而不斁而乃以道學名之史家遂有道學傳其于世教固非小補也自是時君世主以是育材學士大夫以是效用未有能舍之而不由者顧其間隨所志而末流不同則迷途之惑鮮能領解而決擇耳豈道學之使然哉余頃家居偶得渭南薛思菴野錄觀之則見其格物窮理恆置心焉而于經書或應接有所自得

者間亦附見至于養心之論則若數數焉不置蓋謂心者萬化之原士之所以自立于世者恆于此出未有心不得其養而能異于夫人者卽其所錄是豈入耳出口于諸儒之論者乎繼視其所履則初舉于太學以名行著稱士多從之遊久之受命知應州仕終金華同知其爲政務惇教化而一本于愛民澤物之心故在任人咸感仰至爲立生祠迄今猶思之不衰其所自立如此是錄也門人渾源郭璽所輯其孫祖學舉進士知內江縣恐久而湮沒無聞乃入于梓屬余序之於戲觀于此者其亦因其所志而上溯濂洛之源庶有所得以不墜于流俗哉思菴諱敬之顯思